

以道統為圖

黃瓊儀

談院藏道統五像與帝王道統萬年圖

有天子之位者，宋以後的儒家學者謂之「治統」。相對於「治統」，古代聖王則是儒家論述中的「道統」。「道統」之說由宋儒朱熹提出，於〈中庸章句序〉列舉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等人，在〈大學章句序〉提出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。「治統」與「道統」涉及統治者最敏感的「正當性」，歷代爭論不休，也成為繪畫的主題。「治統」的繪畫，無疑是帝王肖像，「道統」的繪畫則是上述古代聖王。兩者本院均有收藏，特別是兩組以「道統」為名的帝王圖像——南宋馬麟〈道統五像〉與明代仇英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。

本院所藏幾組帝王圖像

早期的帝王像——武梁祠西壁第二層帝王畫像

以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等古代聖王為題的畫像，起源甚早，在漢代石刻畫像，如本院收藏的武氏祠畫像石刻拓片（圖一），即已刻畫這幾位上古聖王的形象。

武氏祠帝王圖像，位於武梁祠西壁第二層。由右至左依序為人身蛇尾的伏羲與女媧、祝融、神農、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、禹、桀，每一人像均有榜題。漢代伏羲像普遍的形式是與女媧成對，人身蛇尾，手持規、矩，這一系列帝王像自然也包含



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幅 伏羲畫八卦龍馬出河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

圖一 武梁祠西壁第二層古帝王像 右端為人身蛇尾的伏羲、女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女媧。伏羲、祝融、神農為古史傳說之三皇；黃帝、顓頊、帝嚳、堯、舜，取自《史記·五帝本紀》；禹、桀為夏代之第一位君王與亡國之君，將夏代的興衰以一圖蔽之，取代長篇累牘。這一系列君王中，從遠古傳說的「三皇」到《五帝本紀》、《夏本

紀》，簡明地呈現歷史的進程。（註一）雖然此圖的脈絡與後世所謂「道統」並不同，然而以三皇五帝、開國之君為典範，刻畫成圖的傳統已可在此見到端倪。除祝融、帝嚳、顓頊、夏桀，其餘六人正是後世名列「道統」的人物。



圖二 南宋 馬麟 伏羲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三 南宋 帝堯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四 南宋 禹 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五 南宋 湯 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六 南宋 武王 立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南宋馬麟《道統五像》

南宋馬麟（約一一八〇—一二五六後）《道統五像》，來自宋理宗趙昀（一二〇五—一二六四）所作之「道統十三贊」。此一系列畫作原有十三圖，繪製伏羲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王、武王、周公、孔子、顏回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等人畫像，彰顯道統與政統合一的理念。此套畫像，現僅存伏羲、堯、禹、湯、武王五圖（圖二—六），合稱《道統五像》，藏於本院。五像均有宋理宗親題之贊文，圖贊合一，雖僅伏羲畫像有馬麟落款，但由畫風可判斷此系列圖像均為馬麟所繪。據《宋史·理宗本紀二》記載，理宗於淳祐元年（一二四一）「製道統十三贊，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」。經考訂，理宗作贊的時間應是紹定三年（一二三〇），馬麟配合繪圖，可能也作於此時。（註一）

宋儒朱熹（一一三〇—一一〇〇）提出「道統」之說，舉出「繼天立極」的上古聖神，伏羲、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，這幾位古帝王德位兼備，是以聖人而在天子之位者，內聖外合而為一，因此有資格傳授「道統」，孔子則是「繼往開來」。（註三）宋理宗製「道統十三贊」，即是認可朱熹說法。馬麟配合宋理宗「道統十三贊」為古聖王繪像，以繪畫形式表現官方說法，道統的意義、儒家的詮釋、官方的觀點盡付圖中。

《道統五像》以人物畫像與理宗題贊為主，畫中雖有若干帝王之瑞，卻無故事情節。《道統五像》隨「道統十三贊」而作，均自伏羲始。理宗贊曰：宓犧（伏羲）「繼天立極，為百王先。法度肇建，道德純全。八卦成文，三墳不傳。無言而化，至治自然。」伏羲是道統之首，實與當時的思想密切結合。

圖二伏羲為坐像，背倚山石，身披獸皮，面相是相學上理想的帝王相，伏羲腳邊有龜與八卦圖像。與漢代伏羲像不同的是，馬麟畫的伏羲像已無蛇尾，亦無女媧相伴，與之相配的是八卦圖像。世傳伏羲畫八卦，八卦是《周易》的核心，《周易》是儒家權威的經典，「道統」的脈絡中沒

託仇英繪製，親自書贊，進呈明世宗，以為晉身之階，時間約在兩人均在世的一五四〇至一五五二年間（註六），即嘉靖十九年至三十一年。顧可學為明孝宗弘治年間進士，嘉靖廿四年（一五四五）為工部尚書，後官拜禮部尚書，卒於嘉靖三十九年（一五六〇）。顧可學題贊的文本取自《周易·繫辭傳》、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、《後漢書》、《宋史》、《通鑑綱目》等典籍。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畫題上使用「道統」一詞，除了描繪古代聖王，尚包含漢、唐、宋的七位皇帝，一共繪製庖（伏）羲氏、神農氏、黃帝、堯、舜、后稷、禹、夏啓、商湯、殷高宗、周文王、周武王、周成王、漢高祖、漢文帝、漢光武帝、漢明帝、唐太宗、宋太祖、宋仁宗等二十位帝王。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第一幅（圖七），伏羲頭上有角，身披樹葉，盤坐洞前，前方八卦圖形已然繪就，旁



圖七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幅 伏羲畫八卦龍馬出河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八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2幅 神農嘗百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九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3幅 黃帝 鳳凰麒麟至殿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龍馬出河。此像與馬麟所繪之伏羲像姿態相似。宋代以後伏羲形象主要是披髮盤坐，不見蛇尾，且畫中經常有八卦圖案，這些特點不易與其他人

混淆，仍具相當的辨識度。

第二幅繪神農氏坐於野，嚐草，面前數人手持農具（圖八），與題贊「五穀初藝，百草初嘗」相呼應。第

有女媧的位置，女媧順勢消失，儒家文本傳統大獲全勝。

其他幾幅帝王畫像，堯與武王是文士形象，儀態端方；夏禹、商湯身著朝服，頭戴冠冕，一派雍容。商湯面朝右，左側尚有一白獸，應是白狼，帝王之瑞的隱喻。（註四）

「道統十三贊」的圖像中，原有孔子與孔門四聖的畫像，至清朝時已不存。乾隆皇帝將餘下的〈道統五像〉收錄於南薰殿，流傳至今。南薰殿遍收歷代帝后像，哪些人該被收藏，事關其「治統」是否被承認，〈道統五像〉之收藏，是治教合一的理念。（註五）這套畫像從繪製、題贊到收藏，無處不見統治者的用心深刻，是代表官方說法的帝王像。

明仇英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

院藏明代仇英（約一四九四—一五五二）所作之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，二十開，每開一幅，摺裝絹本，畫風華麗，繪歷代帝王事蹟，由明世宗嘉靖（一五〇七—一五六七）時的顧可學題贊。畫作應是顧可學委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第十四幅至第二十幅為漢、唐、宋的皇帝事蹟。第十四幅，繪漢高祖自淮南過魯「以太牢祠孔子」（圖二十），漢高祖一向輕賤儒生，一朝過魯祀孔，即載史冊，成爲此圖主題。第十八幅爲唐太宗「幸國子監，觀釋奠，命祭酒，孔穎達講孝經，賜諸生帛有差於是」的史事。（圖二二）孔穎達爲唐初鴻儒，孔子卅二代孫，《五經正義》的

編纂者。圖中階前手捧經書者當爲孔穎達，躬身向唐太宗行禮。第十九幅爲宋太祖洞開重門（圖二二），第二十幅爲宋仁宗屏書《尚書·無逸》（圖二三），惟畫面中屏風尙待題寫，《尚書·無逸》亦是第十一幅周文王故事的出處。

第十七幅漢明帝（圖二四），繪太平盛世的景象。圖中漢明帝坐於殿內，殿前階下生芝草，臣子跪拜奉

觴，西南夷捧珠、牽白象、繫二孔雀朝覲，西南夷諸人髮冠大異於中原衣冠。畫面右方另一批朝貢者牽白羊、懷抱一獸，祥瑞畢至，遠近臣服。

自古以來，龍馬、鳳凰、麒麟等祥瑞，是聖王的標識；遠近諸侯來朝，是治世的象徵。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屢繪祥瑞、遠人來朝，自是歌功頌德。

二十幅圖中除了多繪君王正襟



圖十二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7幅 夏禹治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三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8幅 夏啓有鈞臺之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4幅 堯觀渾儀敬授天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一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5幅 舜有五賢臣，兩階舞干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三幅主角爲黃帝（圖九），世傳黃帝肇建宮室及衣冠制度，本圖即以宮室爲場景，畫中人物衣冠儼然，鳳凰舞於宮牆，麒麟棲於殿前。第四幅畫堯帝率衆人觀渾儀。（圖十）第五幅畫舜坐於殿內，臣下五人隨侍，堂外階下有兩人舞蹈。（圖十一）

夏代史事，第七幅爲夏禹治水（圖十二），第八幅爲夏啓即位（圖十三），於鈞臺接受諸侯朝貢。第

九、十幅爲殷商史事，取「商湯狩獵網開三面」（圖十四）與「殷高宗夢賚良弼」（圖十五）第九幅的故事，見《史記·殷本紀》：「武丁夜夢得聖人，名曰說。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，皆非也。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，得說於傅險中。……說曰傳說。」雖是夢賚良弼，但此圖繪殷高宗與良弼傳說相互作揖。周代史事，第六幅爲周朝始祖后稷教民稼穡（圖十六），編排

於夏代史事之前。第十一幅引《尚書·無逸》，繪周文王「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」（圖十七），貧寒小民拜於周文王殿前，正待受賜布帛。第十二幅引《尚書·洪範》，畫周武王向箕子請益，箕子衍疇，示於武王。（圖十八）第十三幅引《尚書·洛誥》，繪周成王「卜洛定鼎」（圖十九），殿內案上陳列鼎器，殿前一人以龜占卜。



圖十六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6幅 後稷教民稼穡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「後三代」的說法，是宋亡以後士人評價宋朝歷史定位而逐漸形成的論述。《宋史·太祖本紀》贊：「三代而降，考論聲明文物之治，道德仁義之風，宋於漢、唐蓋無讓焉。」宋代國勢雖不足以與漢、唐比肩，文化上則頗有超越。漢、唐、宋並稱「後三代」，既是後代對於宋代文化發展的肯定，也是偏重文化史的概念。（註八）明代顧可學或許曾參酌「後三代」的說法，既有理據可依，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才納入漢、唐、宋的帝王，仍不脫「三代」的思維。至於「後三

危坐，有幾組不同故事的構圖場景甚是相似，例如「夏啓有鈞臺之享」、「周文王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」，儘管故事迥異，同是君王接受眾人朝拜的畫面且坐向皆同；神農與后稷則坐向不同但場景類似，舜與周成王的構圖亦如出一轍。或許是倉促成畫，故兩組一組採用同一稿本，因此題贊對於故事辨識更顯重要。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取材來源明代固然不乏以歷代帝王為題材、具有教育性質的作品，「道統」卻有特定意涵。宋代以降，士人對何謂「道統」、誰為「道統」，早有定見。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既以此為名，即應以「道統」的定義來挑選合適的素材，始能擬出這一份帝王名單。

「道統十三贊」無疑是〈帝王

道統萬年圖〉參酌的對象之一，後者所選對象卻遠多於前者，應另有參考的說法。可能的來源，例如洪武四年（一三七一），宋濂（一三一〇～一三八一）曾倡議天子祀典應「取伏羲為道統之宗，神農、黃帝、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各以次而列，皋陶、伊尹、太公望、周公、稷、契、夷、益、傅說、箕子咸允預享先王，而為天子公卿所宜師式，如是則道統



圖十四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9幅 商湯網開三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五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0幅 殷高宗夢寶良弼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4幅 漢高祖太牢祀孔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七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1幅 周文王懷保小民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十一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8幅 唐太宗臨國子監孔穎達講孝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九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3幅 周成王卜洛定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十八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2幅 周武王訪箕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代」的帝王事蹟，取誰為佳、何事為宜，則猶可商榷。

以漢代史事而言，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選圖二十的漢高祖與漢文帝（圖二五）、漢光武帝（圖二六）與圖二四的漢明帝兩父子檔，事蹟如下：漢高祖太牢祀孔，漢文帝親耕籍田以給宗廟，是重農、重孝之舉；漢光武帝將當世大儒卓茂詔為太傅，封褒德侯，漢明帝時代祥瑞群集，異邦來朝。漢高祖是開國之君，其子漢文帝開創治世；漢光武帝以劉氏宗室身份重建漢室，其子漢明帝時代亦是東漢治世，彷彿歷史重演，應是刻意安排。四位皇帝一人一事，祀孔、親耕、儒生封侯，於是祥瑞出現，祥瑞便是前三件事的結果，甚合儒家邏輯。惟並非每一朝都有兩位合適的皇帝，唐太宗便是孤家寡人被列入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。

略論道統圖像與統治者的關係

〈道統五像〉與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儘管前者是奉旨而作，後者是臣民獻給皇帝而作，因此當朝統治者的

態度，是這些帝王為何被選擇的重要考量。

以統治者個人因素而言，宋理宗除了理念上認同道統之說，另有支持道統的理由。宋理宗僅是遠房宗室，只是因緣際會繼承皇位，難免面對繼承正當性的質疑。宋理宗提倡理學，以古聖王為典範，藉擁抱道統之說，得到讀書人的認同，也強化其統治的正當性。以「聖王形象」而論，圖二馬麟的伏羲像頗似理宗畫像（圖二七），有可能藉圖暗喻皇帝本人即是道統人物。（註九）馬麟繪聖王圖像或曾參考宋理宗形貌，摻進相學上所謂的帝王相元素，繪成聖王畫像，是把宋理宗本人畫進道統，實與「造勢」無異。散佚的孔門畫像是否與宋理宗相似便無關緊要，只須當今皇帝「貌似聖王」，即足以宣傳聖王形象。

明世宗亦以宗室身分繼承大位，其作為卻與宋理宗大相逕庭，甫即位便有幾項爭議措施，乾綱獨斷，但遂己意，不求世人認同。明世宗朱厚熜原是明武宗朱厚照堂弟，



圖二六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6幅
漢光武帝錫封卓茂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五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5幅
漢文帝親耕籍田以給宗廟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四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7幅
漢明帝祥瑞顯應遠人來朝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政何先」，是否亦有附和嘉靖皇帝改革孔廟祀典之意？圖二六「漢光武帝封卓茂」、圖二二「唐太宗臨國子監」兩圖，皆呈現儒生向皇帝俯首的意象。「唐太宗臨國子監」繪孔穎達捧《孝經》向唐太宗行禮，孔穎達即代表孔家，即便身為孔子世孫，終究君尊臣卑。此圖依違於皇權威勢與儒家道統理念，題贊書皇帝尊儒尊孔，卻微妙地影射儒生對皇權低頭；圖文並列，原應相互配合，卻似各有所指，題贊不得罪士人同僚而繪畫能取悅當朝。「孔穎達講孝經」的事蹟，又似稱道嘉靖皇帝在「大禮議」展現的孝心。「大禮議」事關宗廟祭祀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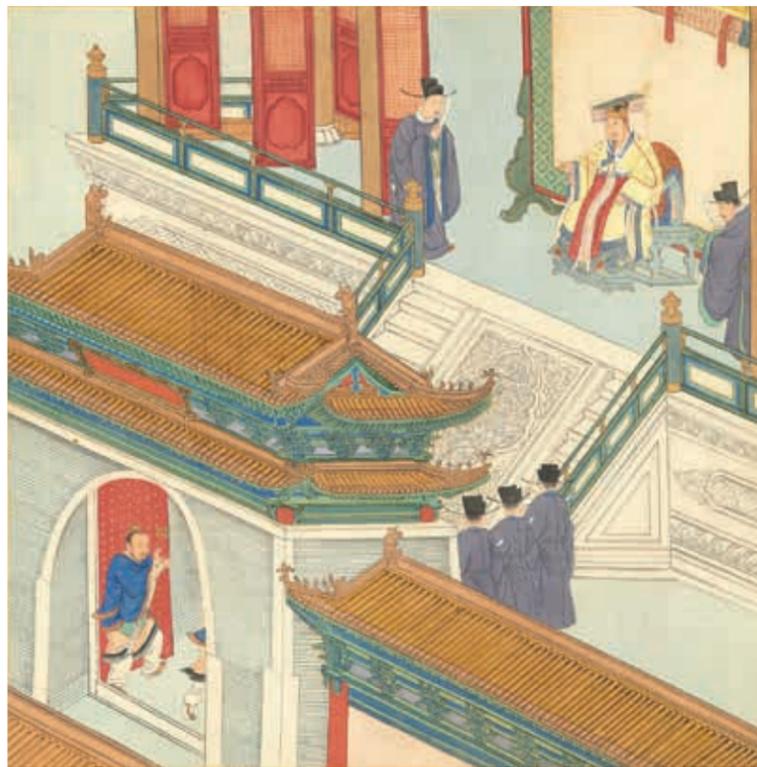


圖二七 宋仁宗坐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亦呼應圖二五「漢文帝親耕籍田以給宗廟粢盛」。

再者，「周文王懷保小民」、「宋仁宗屏書〈無逸〉」兩事均與《尚書·無逸》有關，前者即典出此篇：朱厚燂年號「嘉靖」二字，即出自〈無逸〉篇中的「不敢荒寧，嘉靖般邦」。圖二三「宋仁宗屏書〈無逸〉」畫中，提筆之人是否正待題上「嘉靖般邦」在留白的屏風上，留下不少想像空間。以現代話來說，是為嘉靖皇帝「鋪梗」，屏風將題未題，「嘉靖」二字將現未現，不著痕跡地作為這一系列圖像的句點。

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把當朝事



圖二二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19幅 宋太祖洞開重門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二三 明 仇英 帝王道統萬年圖 第20幅 宋仁宗屏書〈無逸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明武宗因無嗣而由堂弟朱厚燂即位（一五二二），年號「嘉靖」。朱厚燂即位之初因堅持追封生父朱祐杭，引發眾臣爭論，史稱「大禮議」。歷時三年，朱厚燂終於迫使反對者低頭，事件落幕。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年），朱厚燂執意改變孔廟祭祀制度，不顧士人反對，移毀孔子塑像，

改用木主，革孔子封爵，貶抑孔子在國家祀典中的地位，另創「聖師祭」。此舉象徵皇權凌道統，著實大挫文人士氣。（註十）

顧可學身為嘉靖朝臣，不可能不知當朝大事，即便事過境遷，獻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仍不免揣摩上意，謹慎選材。其中有幾幅圖或與上述兩事

有些連繫：

圖二十「漢高祖太牢祀孔」，只見漢高祖背對眾人，向盛放太牢的供桌行大禮，畫中卻不見漢高祖所要祭祀的「孔子」，迴避嘉靖朝孔廟祀典的爭議，反映當朝「祀孔而不見孔」的現實。圖十七周文王故事題贊「臣顧可學稽首頓首贊曰：舊邦新命，王

件包裝在帝王聖賢故事中，嵌入道統的脈絡，句句有典，事事有據，較諸前述鳳凰、麒麟等祥瑞，顯然技高一籌，不落俗套，餘味無窮。

結語

宋理宗與明世宗雖然皆因宗室身份繼承大位，然前者提倡道統，強化士人認同，後者則以權力迫使士人低頭。因此背景而生的〈道統五像〉與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，雖描繪古代

聖王事蹟，但將這些作品置於當時的時代環境來看，不啻反映出當朝的現實與統治者的態度，有借古喻今的作用。

作者為教育展覽處研究助理

註釋

1. 武氏祠是漢代畫像石重鎮，出自山東嘉祥，宋代金石學已有著錄。祠主武梁，是東漢末年的經學家，卒於東漢元嘉元年（西元一五一年）。關於這列帝王像的分析，詳見巫鴻著，柳揚、岑河譯，《武梁祠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六，頁一七二—一七九。
2. 石守謙，〈南宋的兩種規畫畫〉，《風格與畫意——中國繪畫十論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，頁八九。
3. 余英時，〈道學、道統與政治文化〉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—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》（上）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二〇〇三，頁二七—四一。朱熹把伏羲定為「道統」的始建者，是自北宋以來的傳統，見同書頁八五。
4. 石守謙，〈南宋的兩種規畫畫〉，頁一九二—二。
5. 賴毓芝，〈文化遺產的再造：乾隆皇帝對南薰殿圖像的整理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二十六卷第四期，二〇〇九，頁九三—九四。
6. 劉芳如，〈仇英筆下的華麗一族——「帝王道統萬年圖」冊鑒讀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三二六期，二〇〇九，頁一〇三。惟顧可學是以方術博得嘉靖皇帝信賴，獲破

- 格擢用，故列入《明史·佞倖傳》。
7. 黃進興，〈毀像與聖師祭〉，《聖賢與聖徒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二〇〇一，頁一三八—一三九。此議原先為元代熊鉉提倡，宋濂從之。
8. 余英時，〈回向「三代」——宋代政治文化的開端〉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—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》（上），頁二五四—二六〇。
9. 王耀庭，〈從〈芳春雨霽〉到〈靜聽松風〉——試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十四卷第一期，二〇〇六，頁四八—五五。
10. 詳見黃進興〈毀像與聖師祭〉，頁一三七—一三九。嘉靖九年由明世宗所創的「聖師祭」，將伏羲、神農、軒轅（黃帝）、陶唐（堯）、有虞（舜）、夏禹、商湯、周文王、武王等九人列入祀典，〈帝王道統萬年圖〉所選古帝王，幾乎全是嘉靖皇帝在「聖師祭」所欽點的名單。有關明世宗孔廟改制的爭議，迄明末仍有不少士人對此耿耿於懷，詳見黃進興〈道統與治統之間：從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孔廟改制論皇權與祭祀禮儀〉，《優入聖域：權力、信仰與正當性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一九九四，頁一四一—一五七。

引用書目

1. 巫鴻著，柳揚、岑河譯，《武梁祠》，北京：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，二〇〇六。
2. 王耀庭，〈從〈芳春雨霽〉到〈靜聽松風〉——試說國立故宮博物院藏馬麟繪畫的宮廷背景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十四卷一期，二〇〇六。
3. 石守謙，〈南宋的兩種規畫畫〉，《風格與畫意——中國繪畫十論》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，二〇〇八。
4. 賴毓芝，〈文化遺產的再造：乾隆皇帝對南薰殿圖像的整理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二十六卷第四期，二〇〇九。
5. 余英時，《朱熹的歷史世界——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研究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二〇〇三。
6. 劉芳如，〈仇英筆下的華麗一族——「帝王道統萬年圖」冊鑒讀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三二六期，二〇〇九。
7. 黃進興，〈毀像與聖師祭〉，《聖賢與聖徒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二〇〇一。
8. 黃進興，〈道統與治統之間：從明嘉靖九年（一五三〇）孔廟改制談起〉，《優入聖域：權力、信仰與正當性》，臺北：允晨文化，一九九四。



阿爾卑斯皇冠 列支敦士登 秘藏瑰寶展

2015.4.17-8.31

國立故宮博物院
圖書文獻大樓一樓特展室
09:00-17:00



Friedrich von Amerling, Portrait of Princess Marie Franziska von Liechtenstein at the Age of Two, 1836.
© LIECHTENSTEIN, The Princely Collections, Vaduz-Vienna

客服專線 | 02-8643-3955 (週一至週五9:00-18:00)

活動官網 | [udn X 活動](http://udn.com/liechtenstein) uevent.udn.com/liechtenstein